

合十

白 木 著

祈求安宁吧东方
你的手指已弹亮月光
那就让星星尽情地舞蹈吧
我的厄运将是天空的厄运
我的沉默将是晨曦的沉默
我的堕落将是月光的堕落
我的禁品将是我的笔
我将永世不问诗律

海 潮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王川流

封面设计：李 芸

合 十

白 木 著

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西三环北路19号）

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3.375印张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6000册

ISBN7-80054-266-1/I·67

定价：1.70元



作者近影

二十六片叶子

——序白木《合十》

张志忠

1. 你在踏勘一条小路。你在攀缘一座高山。曲径通幽，那里有禅机悟性，促你参详造化之谜。奇峰兀立，隐隐约约中看到了什么，是碑碣，还是墓石？你从脚下的沙沙作响中随手拣起一二，“叶子在我的手里坐化时／我也在沙土的手里坐化”，这充溢着相对性和互生性的诃语使你误以为你发现了贝叶经，那智慧的先哲的警世醒世之言；你一鼓作气地直奔山巅而去，却在一面劈削过的石壁面前惊得目瞪口呆：

死去是一种完美的活着

活着是一种漫长的死去

失去是一种完美的得到

得到是一种漫长的失去

你面壁而立，静思片刻。且让这玄思打住。你挥一把因不停地奔波而淌出的热汗，顿觉凉风习习，清爽惬意，再瞩望眼前景色，虽非瑶台胜境，却也瑰丽幻奇，在梦里筑巢的相思鸟栖息于结满甜

蜜的苦恼的长青树，锈死的峡谷里有嗜哑的雷霆，
枫叶隐藏的雨季在一个久渴的清晨嚎啕，枯竭的河
道却被洁白的冰霜和枯叶俘获；白昼里，“阳光剥
去我的一切的时候／影子也被掠走”，没有传说的
暮晚呢，“每一丝灯光给黑暗加盖的邮戳／都被珍
重地收藏起来／作为献给明天的礼物”……

2. 这是生命的叩问，也是生命的斑斓；这是思
索的执着，也是思索的悲欢；这是一个现代青年对
斯芬克斯的永恒之谜的回答——人是什么，从哪里
来，到哪里去；这是一位睿智的诗人的心灵历程，
他从一年一度飘落的绿叶和一年一度地充实的年轮
中吟味着人生的价值和感喟。这种情愫又是和青春
的自觉、青春的骄傲相联在一起的。或许是在一次
纵情恣肆的狂歌豪饮之后，或许是在彩灯摇曳、翩
翩起舞的间歇之际，或者，是在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
失眠之时，蓦然坐起，双目大睁，紧盯着那无声
地从四面迫扰而来的黑暗，谛听着时间——生命的
默默流逝，而大惑不解，而畏惧死神，而豁然开
朗，而闻鸡起舞，当然也难免青春的憧憬和青春的
感伤，青春的壮怀激烈与青春的落寞凄凉。

朋友，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顿悟呢？你是否也
被纠缠于这种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思绪之中呢？摆
在你我面前的这部诗稿，会引领我们进入诗人的心
灵，也进入自己的心灵，去把握大造化的运演吹
息，去捕捉人生的无尽启示，去体味生活的纷纭万
状、苦辣甘辛。

3. 生命，与其说是属于哲学的疆域，莫如说它更是艺术的伴侣。至少对于你我之辈来说是如此。我们从屈原那生生死死的深情倾诉中，从但丁对天地人三界生命状态的探访中，从杰克·伦敦笔下那用牙齿咬断野狼喉管的独行人身上，所能获得的生命意味和教益，要远比那些哲学教科书上丰富得多，深刻得多。血肉丰盈的生命，有情感有欲望有热能有活力的生命，是把它的这些特性全部投入艺术之中的，生命化为艺术，艺术也获得了生命的意蕴。

你读这部诗稿，你就会发现，这里不仅有深邃的思考，更有丰盈的感觉，诗人是用全部的身心和他的每一个毛孔去拥抱生命、酿制诗行的。感觉，是生命与外界的中介，亦是生命的存在形式，它把季候的转换、昼夜的更替，以及自然万物的变化，都回收藏入生命的生长之中，换言之，生命是应和着大自然的节律和呼吸的。

这样，你就可以理解，为什么诗人会用如此纷繁的相关意象构造他的诗行了。他在把冷月寒霜、荒原废墟、红叶碧风、烛花星辰等萃集到自己的心中的时候，无论他意识到与否，他都是把个体的、此时的、短暂的生命融入到一个群体的、亘古的、永恒的大生命之中，从而完成一次生命的自我超越和集体无意识原型的重构。无论是弗雷泽的《金枝》中所阐发的各民族的宗教、传说之成因，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之起源的精辟论述，还是中国古代天神

合一的素朴哲学，都是把人的生命的过程与大自然的兴衰枯荣、一年四季的生长收藏联系在一起的，并以此铸就了人们的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。这样，诗人在以潮水般涌来的、令人目不暇接的现代意象流之中，潜藏了蛛丝马迹、草蛇灰线，将我们的生命意识由内心的探询引向苍凉的旷野，由自我的一隅导入人类的链环，由陌生的审美困境进入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熟识和亲切之中。

4. 形式即内容。咏叹和质询生命，需要获得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手段；关于意象群的运用已如上述，我这里想讲的是诗人采用的艺术结构方式。这部诗集的排列，采用了从A到Z又从Z到A的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顺序的分章，在Z与Z之间则是两行碑文式的箴言。你沿着ABCD的台阶登上山顶，读读碑铭，逗留片刻，再顺着ZYXW回到山脚，你会发现，你又回到了你的出发地，回到诗的初始，“第一片叶子是太阳／第二片叶子是生命／第三片叶子是时光”。二十六岁的年华，留下了这二十六片叶子，二十六个足迹，一边是正面，一边是负面；然而，正面和负面又是纠缠不清的，泾渭莫辨的，互相环绕的。这使我想起了哥达尔定理，想起了那幅著名的绘画：几个人沿着台阶前行，那台阶是下行的，但它在下行中却又渐渐上升，上下莫辨地环行一周返及于它的起点。为此还有人写过一本小册子《GEB——一条永恒的金带》。在读白木的诗作时，我忽然悟到，或许，这永恒的金带的奇异的核心，

正是生命的奥秘，那永远无解却又永远在求解的奥秘，起点即是终点，你赤条条而来，从无中来，又赤条条而去，向无中去，活着就意味着死亡，死神伴着日神和酒神；生命就是在时空中体验和体验时空的过程，有过体验，有过过程，你便存在过了，无穷岁月增中减，有限年华来复还。在这一点上，可以说这部诗作达到了生命与艺术的同构，内容与形式的合一。若是你在你的体验中悟出了什么，把它捧出来与大家同赏共析，那你的存在便更增添了些许意绪，为你自己，也为世人。这算是我对于前引那几行箴言的诠释，不知你以为然否？

1990年11月于解放军艺术学院

◆

A

那片红红的叶子
在我的眼前挂着
我听不到它的声音

我听不到它的声音
但我感觉到它的呼吸
直到一颗豆大的泪

在渐渐老去时
我才紧紧捧起这片叶子
与它静静地对视着
叶子在我的手里坐化时
我也在沙土的手里坐化

那时节
第一片叶子是太阳
第二片叶子是生命
第三片叶子是时光

B

真的 走近我
让我的脚步接纳你
让我的眼睛铭记你
那颗没有长大的果子
就让它留在笔尖上吧

我只要一声轻轻的问候

真的 走近我

不要碰碎了我的寂寞

用你的黄昏拥抱我

让我在美丽的寒风里

品尝你的名字

让我在月光清凉的谷地里

成为你的泪滴

C

界碑，我与你并肩站着

我轻轻抚着你的字迹

轻轻唤着你的姓名

我宁静的生命在与你并肩时

获得了一种角度你清楚吗

你的两侧
飘着一样的阳光
潇洒着一样的季风
却流淌着两条不一样的河流
作为军人
我却只能坚定地把握其中一条

一年一绿的国境线旁
我们的眼角挂满了青春的种子
一年一绿的大草原上
浩翰的原野的眼角挂满了我们
我们也是些青春的种子吗

站立在你的身旁
界碑，你的青苔就是我的呼吸
你有倒下的时候
而我 作为战士
没有

D

整整六年

我的兄弟 你忘记了草地的枯荣
忘记了那扇孤寂的小窗
有一百双亲人的手掌在摇动
忘记了岗楼旁唯一的一棵白杨树叶
已爬满你的面颊
亲爱的兄弟
我的掌声滑过这条国界
摇动起星星那漫天的草籽
你的眼睛能照一照我吗

整整六年

你在风中站立
岗楼兀立 已被严重风化
你的声音却没有被风化
看看你那褪了色的军装

瞧瞧你那变了形的手势

哦兄弟

我在你脸上读到了青草

我听见了青草的声音

在这宁静的夜晚

兄弟 你可曾听见月亮的声音

它是一把无垠的号角

正把我的泪水掀动

E

独居的老人

你的羊群在外边搁着

你的泪水在眼里搁着

风浇雨淋

你独守孤寂

你的草原同你的孤寂谁大

斜背着猎枪

你躺在茂密的草丛中

你口衔青草

静听着日出日落的声响

你的国境线在地平线上飘动

你的梦忆和渴望在酒壶上飘动

独居的老人

你听得见我目光的声响吗

在拜谒你的那个静夜

我脉管已被北风切断

独居的老人

让我来作你永恒的伴侣吧

让我们离地平线近些再近些

让我们躲过时间的折磨

让我们手捧秋叶

也成为一段地平线

F

阳光碎落的声响
在我到达草地的一刹那
显得格外清晰
阳光的气味
让我激动不已
让我想起母亲的气味
想起一个雨后的早晨
母亲那一声深沉的叹息

青草蔓延的季节
母亲捧着草籽去了
阳光依旧
阳光与青草抚爱着我们
我们在阳光与青草的怀抱
幸福地游动